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文誼典

第四十九卷目錄

餽遺部紀事

餽遺部雜錄

饒遠部外編

交誼典第四十九卷

飭遺部紀事

世說補米桃椎隱居不仕披髮帶素浮沉人間賣
州遠以衣服爲薪正桃椎不言而退遂入山中夏
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斂芒屨
路傍見者皆言朱居士隱也易米置木處桃椎至
取之終不見人

唐書張文瓘傳自觀朝李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猶年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果放謫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末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南楚新聞李泌謂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人家以青
蠶盛百穀果實更相饋遺務極新功宮中亦然謂之
獻生子

唐書陸贄傳贄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龍興
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請文旣行餉錢百萬曰請
爲母夫人一日贄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

之賜

乾應子郎中李丹與涪州蕭復處士寄來楚州白田
問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備俾棹小舟暫領一卣處女
儻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儻九甚坐於客次女儻門外
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更意云郎中屈處士復即
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履之觸覺

然乃起曰某爲饑寒所迫高堂慈母處分入關投軀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隨朝至此僅輿恐懼公衛失所在客吏已逼取脫不得去就詎脫唯惶惶而已旦日親與原質一時之禮古者解纓登路卽從親子爲禮說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爲子懷但諒述所未悉遂函從客田園自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軍事於是遣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文徵復以匹馬來帛復復竟爲相

世說稱李師古跋扈，悍性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違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緣與出，從婢二人青衣繼踵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遂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黃鶯能啣西蹊兒一土坐樹下甚貧與詩奇之舉一
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能登舟奴婢能修者粗鞭之
乃差徐州云
雲漢夜談平曾以愚人做物多犯時忌竟沒於縣曹
已歎其運蹇也薛平僕時出無錫西投謁主禮伯
簿會留詩以誦之以曰梯山航海崎嶇來謁金南陸
太太髭髮髻時趨朝靴衣冠飄飄拜本衣冠知兩陸
非珠玉深愧三纖郵家遂令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因

首望勾吳薛聞之會將出境迨吏追還壓留數日又

獻紫白馬詩曰白馬披紫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
雪中放出尋空跡月下下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
遠臨風斜控耳連來白知毛骨遠應真更請孫陽任
細看河東公觀詩曰若不重許行軒那得觀其毛骨
遂以殊禮相待厚送餼賚行

全唐詩話曰樂天未馬裘度臘以馬困戲云君若有心求選足我意諸意在名妓引搔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墮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者田公方也
衆皆笑又以玉帶賣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
以斲大蓋吾又以平蔡姦令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
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李尚隱傳尚隱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
哀金以贖尚隱曰吾白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賢矣編傳公樞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賢所
竊

有饒肥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
啖肉復何以堪

使自稱碧池處士何登第過岳陽悅妓葉珠以詩寄嚴使君口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蕊葉珠香也知

第三五冊之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文詠典

第四十九卷目錄

魏道部紀事二

魏道部雜錄

魏道部外編

交誼典第四十九卷

魏道部紀事一

世說補宋株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素浮沉人間寶蓋州遺以衣服遺為竊正株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獵亡麋置路傍見者皆言朱居士居士屬也易米置本處株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唐書張文瑞傳貞觀初李勣入朝文瑞與屬僚二人皆餽餽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瑞文瑞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新漢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故漢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南楚新聞李泌謂以二月一日為中和師人家以青雲盛百粒果實更相饋遺落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唐書陸贄傳贄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都尉尉屬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請文既行餽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贄費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

之賜

乾應子郎中李丹與漢州舊復處上寄某楚州白田開升之義來謁之日無備保棹小舟輕便一非成女僕時方寒未得其親女僕大楚坐於客次女僕門外求火燈手且持其親女客更忽之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屨而入身指之坐略語畢者復忽惜足體之問變然乃起曰某為饑寒所迫高堂慈母處分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僕便令將隨無謂朝至此儻恐僕公衡夫所在客更已退取靴不得去致就晚唯惶惶而已旦日親更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履登席即從蹤以爲禮親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令君子懷也謀遠所未慮遂而從客復履履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饋復以四馬來帛復復復為相

世說補李師古跋寇儒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施車于一乘使者未敢違送於宅門何候翌日有錢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繼後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遂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詳終身不敢改節

黃寶龍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從者輒之乃張徐州也

雲英女逢平會以遇人散物多記唐史意沒於經曹知已歿其遺孀已歸平使時出巡浙西投蜀主禮薛薄官書以親之曰楊山航南溪時率宋國公陸薛大夫駟駟督時劍劍衣冠履趾拜宋恭肅知兩軸非味王深愧二種都裝裝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同

望為吳語聞之會將出境迨吏吏還處置數日又獻紫白馬詩曰白馬披紫鞍一羣今朝披紫鞍雲中放出尋空跡月下來只見飛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還應白知毛骨還應更請孫陽仔細看河東公親詳曰若不雷行軒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沐醴相待厚送還歸隱

全唐詩話白樂天來馬馬賤賤以馬困感云君若有心求逐是我還謝意在名殊引老僕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若亦曠曠肯效不辭便送東山去歸老何人典唱歌

唐書李愬傳愬帥魏博長慶初亂殺田弘正惡素服以令軍曰魏人當應而通於天化者田公力也衆皆笑又以玉帶賈勣進元萬曰此劍吾先人書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黃今魏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萬感勣乃下令軍中勣兵以侯

李尚隱傳尚隱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賁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賢美編傳公傳善書公辭謝道里為多為主藏監所竊

唐書其休傳休兄弟皆僧家髮盡禪經夜者有僧能者諸主共為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令一啖肉便何以堪

梅湖詩話張祜性酷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之故陸希聲以詩笑之曰一林石散家

全唐詩話吳昌谷人咸通中說記某曾觀昌谷使自桐碧流處十研發弟道師悅故裝珠以詩寄殷使昌谷曰得意處願隨流陽性枝在惡果珠香也知

明倫彙編文詠典第四十九卷魏道部

制南去而頭懸槐山雲

宋史田道直傳太公居幕路時愛其忠勇常遣以酒
食不受使者曰此皆王賜也何為不受直道曰為我
謝吾王我知有天子爾幸勿受

查道進道性淳厚兒時嘗戲書地為大第曰此當分
贈孤寡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鄰族之傷者誦賜
所得戲驚覺不以居意與人交情分切至暮寒孤
露者之貧野多所周給初赴舉食不能上親族哀
錢二萬者道出時事適交友呂公家貧賤貧無
以葬其母兄將勇女以奉事道雖中錢與之目為
其女得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其貧賤女嫁於人道
虧之葬士族指稱其履行

楊美傳美狀貌雄偉武力絕人太平興國二年為保
靜軍節度使為人任氣好施凡得子弟及奉職盡調
給親戚故舊死之日家無餘財人多歎其乏

荖漢華談工部侍郎即為邑日丁晉公為荖見
之胡侍之甚厚丁因投書來明日胡廷晉公常日
所用樽臺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笑以為厭已還
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簣還丁曰家素貧難此飲慕

願以履行丁始覺其意之因甚愧之復召公驛
達極力撫慰卒丁顯位慶曆中諫李旼生言事諸
湖南物務內版水制至元為黃州都監以言事官
坐謫後多教訓官乃悉懷家物與就歸行致至湖南
少日還平前事有言人不可有意有即奉事固不可
前料也

青箱記記楊崇傑開家學於財好交結樂施而李
父主家多斷不與時趨富貴方在布衣旅寓河朔因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四十九卷饒道部

以渴聞開廣請以錢乞趙李父不與開乃夜携火燒
令季父大駭即出錢三百緡乞趙由此志其所施不
復吝也

雲廣錄陳文惠薨後選居鄉下張退傳知西京以
姚黃綠線及酒近文惠客許曰有花無酒須備舉有
酒無花眼傳開正西園金龜落陽花酒一時來
程史內實傳莊能知人王沂公曾知就鄉莊偶侯
其姻於陳開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來而還之曰公
必冠多士位宰相七日毋相忘聞者皆笑莊不為作
送定文傾實以助其用

春清紀聞黃叔茂為余言丁晉公好蓄異草術之
日除周其旋為端守屢求佳視其入至郡前後所獻
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視之見有飛燕懸駐潭
心戲非立驚之所因令沒入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
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異即以白守葉進戶
維舟出之石既登岸觀之有若出水聲環工視之
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千者是也相傳大產
至珍茲係此潭以孕產石千者是也相傳大產

矣即董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
玉也中剖之為一硯蓋其一公得之甚喜報書云
硯也有一何為留一日奉得無效書豐城之雷其非
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於一家
以啓人貪心托以解職後而面而公以權移陵幾事
歸其家而硯不知所存

聞其前錄章獻明道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
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
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又謂曰遠方不足留

去遊京師爭以資為解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后
之妻京師異宗別兩而因張者納后宮中帝即位
為十人進長妃至正位尊爾

仁宗一日幸長妃問吳京紅紗帝怒問曰安
得此物吳曰王拱辰所獻帝怒曰嘗戒汝勿通
臣僚微送不聽何也吳因以所待莊弁解之此微賜入
之乃已死又嘗侍上元夜於端門服所請微賜解者
上亦怪問起曰文秀傳以陛下奉養故及微賜解者
不樂後問公人為宰相嘗問公其意公遂及微賜解
事介庵以對上失禮還請諸公尋亦出判西州蓋上
兩龍之也或云微賜解者源公夫人進張黃妃公不
知也

孫文鑑公嘗聚徒泉州資其待來市之物持歸為一
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有郡州絹
綱至見公愧懼公納之資金一兩贈其歸
清波羅志石寺遺為舉子時滿舉於南郡其困窮苦
學世無比者父避聞書以資資遠之石謝曰甘脆者
亦介之願也但日樂之則可若止得一囊則明日何
以糴乎朝貴者豈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
當卿之書聞高郵公辭疾歸鄉以俸俸運府所受之
程伊川正叔曰父之困無足慮者若未為得而之
無請可也或曰饑寒憂也受而不可食也却之近
名也

權公見近錄蔡君謨遺鄉物以子愚為天下珍味香
遠凡公多不過六云所與者不過陳旼故故人三
公耳今子為監至京師還人或至百里由是子愚之
價減十倍

青瑣詩話韓公鎮真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爲酒使
踰垣宿於室門吏報公公不充爲種竹詩曰殷勤洗
濯加培植莫遣在枝亂出牆客見其詩愧甚乃和公
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在枝輕一柯公特以百
緡遺一指使呼吏報都下市一女奴贈之公之愛士
待客皆如此

宋史邵亢傳亢從父叔提點淮南刑獄爲京西轉運使僉居官兼屬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饒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饒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

柳愚三錄劉季高岑未達蔚州安世度師中山以食
甚糟王履遣書往謁之既至彼餽勞甚辛酒食遊戲
徹達無虛日而略無一語及他時河北盜賊已充斥
爾連連度李高與懷歸之念因漫河之層云足下之
來何猝度豈不能曉其敢苦相挽面耶少刻便令差
將兵二百防護行李以濟大河適同三日之間饑饉
稠疊所得凡萬縑云

蘇氏傳傳性溫從孫鄒子穆父彥遂子也奉使使
 歸文傳傳性溫從孫鄒子穆父彥遂子也奉使使
 不傳解官凡三謫乃許遷半杜松林築四十萬簾
 有之矣
 宋史郭述傳述爲閩門祇候度處爲馬都監還母憂
 不得解官凡三謫乃許遷半杜松林築四十萬簾
 蘇氏傳傳性溫從孫鄒子穆父彥遂子也奉使使
 歸文傳傳性溫從孫鄒子穆父彥遂子也奉使使

錢惟演傳惟演從孫驥字穆父彥遠之子也奉使弔

錢惟演傳惟演從孫驥字穆父彥遠之子也奉使弔

高麗見饑餓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雲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鑒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認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體貌魁梧之物。術者館彼不問。武人爲副高麗。禮部郎則備者。上土衛所獲昂船底。然後使貨。物以經瀾海至海邊。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遺棄所載。不爾船必離覆。則彼有德。恐取船中之檢投之海中。吏吏復搜得。約及半風。船底既斷。而檢投所投官吏。物。物土衛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家世拘禁。自訟。該吏。事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活門。即持湯餅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辱也。蓋於此處。因彼。其不足也。至曉年。本者。越而爲我。其有儒生。以該吏。該錢。該年。本者。有儒。自祀。母有珠子。養休。自。得。十。三。畫。以。與。之。

見聞搜玉那和叔尚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變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年久有一懷未達嘗中食暫往南昌見持節者乃往造焉久萬里還早晚伴食甚歡加一曰韓密謂其子影叔曰先生雖老無以爲惠當有黃金棄其重三十兩可爲先生壽未敢違言之我嘗以他事使汝侍食從者適吾意影叔持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

願與乃急遵義文故不遠而來矣以此爲結朝遂歸
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退而別
呂汲公以自謙遣伊川拜之時族兄子公孫在
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待之伊川曰公之所以孫
願者以願食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
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食也天下之貧者亦衆
矣公俯首多慙公不能周也

五總志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穆公曰吾面不及椽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復有獻硯於王荊公云呵之可得水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握所值幾何二公之言雖類質野而清醇不爲物移聞者歎服

可談先生。在讀延閣神考言。照本表章用印。端謫朱
邑鮮明。先後無小異。由此受知。擢用至兩制。近世長官。
吏生曰。察佐著善星。爲獻例。只受文舒字。其蓋却同。但
爲虛數而已。安未稟自執政出。舒字日屬吏。爲爲
壽或無善星者。而於他書軸紅線糴藏之。必謂誤
因于忽合。遂移封掛。有於廳事檯所。獻人名銜於此。
下限入引各賢。共相贈禮。其間無善星者。或用佛

儼或神鬼唯一兵官乃崔白書二篇既至前慚僂失措或云時有穽城募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日祝壽募銘凶事非徒失獻片之意必須貽禍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

公公流涕遂寡少助行也先公謝其意而卻之有賈
 斂胡亦困居乃以千錢爲贈曰某雖貧里中有所貸
 先子相識京邑已酉冬避地至潭却之餘資行裝垂

錢先子云：當年起皇帝王晏歲日校學省電機學士榮除清瑣聞故人老蒼白麻衣尊前且國聞身健眼底休論往事非第此錢事促疑各片既明發不駭違先子有各詩見家集記

南遊記有黃真自年生有一事一舉甲子為淮東提舉嘗於除夜泊汴口見學士端執杖立對燈若有所候歸舟中以楊州韻一詩連韻一食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遣使暑泊淮濱見米市衣價卑自歸研於淮口索餐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圖一餅乃適人逐之赴其船視來此有此一事頗自慰云

談笑錄士趙史有柳巷歌留蘇州日以丹砂遺子贈子題以新自報之并有一曲其詞甚美云水落淮南兩兩暮日斜風舞又云自和伊不見中郎去後孤負秋容少斷書云為使君沈沈望風塵雨作清霜輕曉日子題為我來南州州人盡謂子謙以警風議之

見周授王李萬方反政以長沙衛衛鎮東坡公公以詩賦之口穿雲翻石邊林坊末涉江波萬萬重實此惜則能自歸歸南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秋於歸潭水封隨君後幾知不稱君王王食陳時供萬御和之曰節義並登餐空萬里軍知肉味重未許筆端充龍問曰蘇蘇委委蛟龍能助任逐屠刀重美餘須尋義封他日要令高士堂不應常奉幸太僕

太平清治處世利用名士舊嘗公卿爭處至而性不可馴往往九忽獲其所得財族以賄貪者最愛黃處監常官責於其親官愛重之每得佳報稱孤奇

玩必歸得直
道山清話朱康叔送酒與子瞻以蒲萄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處也蓋俗謂主者日飲之酒為不出庫耳

蘇軾漫筆王驥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驥宅旁海中漁取流出雲包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陷驥宅骨肉相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洗煮熟送入驥宅老幼賴之無餓

瑞桂堂數載紹興四年有士人求見韓魏公說親喪二女未嫁願有以周之公退收酒器得一大合送之士人對使者曰相公何薄我此也不受公曰吾固疑甚薄也復哀一合送之士人又怒願不受使者曰相公實無所有非薄君也士人不顧使者持回公又哀一合以往士人笑以書授使者曰吾事已辦不願受也向來蓋欲觀公度量耳

宋史張九成傳九成子齡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食不備鄉里富人有以髮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清波雜志括蒼曾鑑平仲監泰邸坐事免官泰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蓋泰早授館於其家故特致此禮
吉安府志楊誠齋父子清介絕俗其末孫棟士階合田金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末業遺廣西帥趙季仁機輔胡東山此賢者之賜也金村無憂矣宋史陳自強傳自強嘗為韓億童子師由選入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既而朝朝暮暮

盛行自強大食部四方致書僞必題其姓名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報子弟親戚聞進貨物往進下請必諸價而後予曰押字言判割送僞臣實須用乃填三指不與也數城火自強所府一夕為燬僞臣得之萬指說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指遂倍其失之數

宋史程松楸傳元元年韓億決決議開建元二年四月分道是兵命松楸為宣撫使元都殺制其屬則之未幾金人封松楸為王松楸與松書亂使去松連去田開州順派至重慶以書抵張有韓買舟掛旗為舟王驥遣使以國封松楸松見大忘其劍也松遂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昏脫之則金寶也松乃棄徑出峽西向漢源曰吾今無係項顧矣

金石史石門傳石門父直離海某祖時直離海使部人懸採來請復還宗某祖而還採成其饋廉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用數篋為贈其厚意趙離傳離重義接備士書其事主汴有故人子貢錢自漢賊以囊金贈之其子恣為私買復代輸之元史趙伯傳伯者居子開宗宗阿魯忽之弟也祖避諸伯于等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使者數年弗還諸伯悉以己馬託居離之令送去諸伯于等得盼歸具以己世祖祖賜款久之

歷帝憲帝憲嘗有疾帝遣王三人診視皆須用沙撈越使耶律希得家人求於外河合馬與之二斤且致書意耶律希知之曰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求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希憲行有剗用未故官趙離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

拒之且謂曰汝等身仍做官或不次遷補當念奉恩感力報効

董文輝傳文輝字子通平生以忠義自許九歲康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敵者

張集傳李璵據益都私僱以馬蹄金榮日身既許國何有復交境却之

鄭振鐸建德縣有故吏古魯魯字子志守隸州路任滿縣除有故吏古魯魯字子志守隸州

總管木刻木即日錄用就選丘持抄五十錠僱得蓋蓋以廉故其甚朋友間得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待惡書而漸不及此疑為因便伺

之無知見丘匪有即具書謝謝之罪丘聞此憤報無地今見子奉鈔還得終不受且為屬其誌木書與人言大魯魯城人也度其之宏深乃知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子所不可容尚執責哉

湖廣行省至章歸自南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還拿下蓋兩半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半章曰肯於來還兩即應聲曰紫袿去朝天子章喜引至家道以果有明日陳書至拜中書半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楷幣採贈之

曹公亮明號以爲亮平人爲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陽王澤顯顯曰致書問訊且以尺砂一包同寄未及

無好尺砂公曰我故人書以書官過訪問論製藥者若親乃有砂金三兩其內公顯曰曰以我爲何如人也時顯曰已沒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顯師尚書總文侍

明外史秦從龍傳從龍生日本祖與世子皆贈遺

劉仕韓傳王澤者桂林人洪武末爲廣東參政亦以廉名其弟自來名德更與同舟船以布袍博命還

之曰一衣難微不可不慎此汗行身之漸也浙江通志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爲吏部知

廉信嘗有分勞之京民有愧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經治所饒饒俱不受前所饒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糊口

紹興府志秦初字性初山陰人卓有行游居太學時同舍生以使命出妻死無主初爲之經紀喪事甚周

有金安者除後山衛經歷當之任實無以治絮初脫所乘驢賣遺之徒步出入水樂中舉進士官翰林檢

討正氣紀姚善傳錢片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愈貞木以明經見重于魯月朔聖必延至學宮講經訓

十一日僦來于貞木課致片所片受之吏覺其說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米不辭必

仰府公之賢其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導意片對使者曰片誠願見公然片民也不可往見于庭若明

公私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迎片至置上座諸儒揖奉片曰此子之業公今有急于

此善善然然請開片出一簡授善善不交言而往觀之則守齋制策之策也善益重之

明河林人物考字敏德永樂時遷按察州遷三司運使以黃金百兩進送于養府訖不啓封就題其

上憲之詩曰當道行李向東去道途險峻難若

有賊私并土物往教虎在碧波間

賢英獨應副劉仁宅詳告人忠直公父也永泰初

仕爲諸邑令邑人舉其合南安同人親父交連一價

布祓凡益德爲猶然窮人耳公真推稱官也劉大業席

鄰人曰且有姻親劉特見賢以幣公廉之劉嗣見其君一袋重一布耳公嘉納推爲御史

豐布政公廉一日行部有郡縣置不降聞至乃以白金爲燭價之公未之省而縣子以告公伴曰誠

燃之處子曰燭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

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豈出之自今無復爾矣

詩亦不明其爲微廉事也浙江通志劉賢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

任金華府通判督賦至浦江其丞王韶實鄉友也具

盤饌樂道詣館餽謝弗納明良記正統初王振開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

無山西人豈肯不賢者乎文貞曰金華事薛瑄其人

已而文清至京振使僕致致文清文清固却之僕曰

公何嫌美諸方面以千金求過於吾公不得爾君

反却其醜邪驛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歸歸對

曰大權在我不厚邪人以明美君乃醜爾爾後却之

固書已還文清大理少卿又醜又却之亦不往詢未

幾文清得罪

孤憤哀談于肅德無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輒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成與綠香本資民反用及爲陝清風肅朝天去

事章之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乃遺白金二十兩與章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人官小不懌大饒以寡勝多不過則愛亦不甚隨比
筆仕冀陽司理人饒以寡勝多不過則愛亦不甚隨
散之一日藩王饒子柄遣置諸箱嗣後或送十柄二
十柄積置於下不復散人久而怒甚將所謂少不覺
多則愛乎嗚呼火焚于庭清操棄沒盜盜不覺
湖廣通志李汝清之斬木人傾成化丙午鄉薦任

義烏教諭府條有念汝貧者遺金三百法悉以修學
復日一絀之惠上及聖賢下及士類矣聘福建試事
或愧金通關爾汝解場者曰竊憐耳謝以詩云義利
源頭識頗真黃金換後憐貧莫言晝夜無知者怕
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漸退

強易人私拆印發易宗俊之死易宗事之不能得銷者四十年雖廣濟人引治乙卯瑞興州有兵起因閉謝事而兩書焚易宗使者適至府乃爲易宗釋釋釋隨雲南報并提舉四人者送之遂以一假巨爲毒易宗却不受其人已聞公在任曾受某一戶獨不少存小人意乎易宗曰某無是足必誤耳因慰車喚某門子者至乃其計敗也

明外史陸先傳弘治中歷江西按察使擢王賓
雅重之時名與曲寡以金易為贈
劉瓚傳或以玉帶饒劉字謙達瓚所聞者怪問之甚
人驚去

王守仁傳守仁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戚寧伯

王越葬守仁少時夢越贈之劍既葬其子出越所佩劍爲謝守仁益自喜

明通紀：新廣東南海人倭聚，一日饑以鵝爲懸子，室後有餓者指示之，新家故黃朱顯時妻治鵝以給，及同宮內者各盛飾，惟新妻猶飯布衣，以往大鰲田，野婦感飾者各相慚，遂更爲澹素，其風節顯矣。饑饉爲人端厚，樞機簡約，動履從居，宮人有聲囂然者，若不勝衣，髮王振亦禮重之，賢見惟怕一方，按亦不較。

歐陽修歸隱三華嶺均至縣東白鹿莊視莫大老叱咤何物示大吏曰此渭濱王公叱使來見不熱且屠豕出野餚示大吏志趣惟清伏俛進之值府符下拘掇某一銀鈔曰其人必來助飯備之丈下平果來某某窮困無銀大瓜安石櫛背黃金大珠也均磨出械某年一身之府中府官受賕謂均攜蜀江燕玉歌臣歸居甚喜嘗過天王寺中驚香場果有饒餐者即之已亡者膳三不食陸來食寧爲滿數大其

蜀公見周鼎五漆書篆文說宛宛說卽漸澤曰狹項
美子見閼風之否也對曰使狹項上方爲藥餌所
不足且而一狹項何殊草哉

緊要編輯章句
韓愈曰選時里中士有饒金者
餽承以將而賈之其公直以爲苦也受少夫
人指告之重其苦也其公覽其書請公以入語公
公曰然不勸其苦而堅其苦豈非君知出坐車中召
其人還謂曰吾知汝苦矣汝爲君思過矣尚有
餘苦心則善意曰授公一符歸

眉公見聞錄東山徐公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
就遠戍公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
此心以遺節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興太守王公華討船送家眷入京王公舉人出問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公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可報我既行報之王公聞尚送初服亦不引見但饋送封君冬來一石此平翁爲余言之

賢奕繼何學憲公景明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
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厚象珍貝謝
弗受

趙司成未就頭帶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僕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亦偕公以何爲賢司成曰怕二方也魯公曰吾嘗富貴如之入唐劉琨無有賄賂久有德里中曾魏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久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數與趙公俱往魯公所稱說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劉忠恕大夏茂州行時放人贈遺悉謝絕止受
三年生李時珍。李萃至某道學司擇生放館授
學。李時珍食貧。有總友某遺金百於公。公曰。
將來汝能致錦繡。其使不受。毋返。公曰。吾老。惟一懼。
日食不飽。然若受此。僕縶之。逃不將復吾陷此耶。乃
辭。同成。雖向書其異。爲僕。俟其人服公先。禮之。
李文正有典。化書者張。張詣公。門人也。一日。
李時珍有興。化書者張。張詣公。門人也。一日。
四嗣皆從。僕公曰。以樂爲圖。可但多軒奈何。

吏領首千庭乃居被取而歸其帕云

楊文貞公士奇訪友人則相與聯詩語達旦自常廬

外無別供鄉人得以健觀東新相辭受其簡易如此

方司徒公孫分宜柄國時將臨遊幸天下上官靡

然公獨峻峭視德其人或言此具薄俸非取諸民者

公曰汝俸幾何奈何推以還我汝不能其官我不能

為汝庇遣我何為或復曲為詞曰此書一紙耳公又

曰余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豈不受

未幾編年史嘉靖九年科官趙廷瑞勸楊一清定安

伯諒事案去伯張高以未結提僉金幣一清受之皆

投稟有狀帝命奪官所在巡按追贖入官

明外史張居正傳居正少讀敏絕倫顧璠有其文已

召見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場解屋帶以贈且

曰君異日當展玉犀不足測子

太平府志昔同守東阜朱石鎮人嘉靖府貢林廉潔

甘窮約名重一時甚其人者莫不式聞孰見一直指

進來訪謁饒以金為不受托言雄黃強納之置林頭

午節以和酒則金也翌其數已賁投之江

湖廉潔志何鳳起字近郭斯水人舉萬曆癸未進士

授萊縣令縣欲使人得從容自理不曲事上官解傳

贈送資資約江陵丁憐修北上所過無遺起得贈以

蘇布江陵聞而愛曰此必清操令也起過縣江陵

知廉潔曰知此清者好官何乃中傳之耶即日還

過人清歷之末不以告也此留連旬日陸乃自言其

情曰竊慕公為萬幸而欲投我其家某何則出陸家

謝啓示之陸起拜曰不虞君之思我深也辭之歸明

日林乃其盛德而遂之凡美善之入水澤備其贈之

金陵辭得及貴不相聞者久之後陸以尚書致仕

還謝都守李行見謝諸人於壁汝林伯焉陸問壁間

之入善邪惡邪以為惡則善人在焉以為善又何善

之多邪守曰否此皆懷惡若欲置之死耳陸曰餘人

吾弗知若王汝林者豈非奉化人邪守曰然然則公

誤矣因備述其善狀而汝林弗之知也蓋千詩台有

解蓋者汝林遇詩途曰蓋提設之蓋聞而憾之誣焉

寓王守寺釋而弗問汝林竟亦不為謝

常熟縣志劉微字以則穿山人父微之殺彼使人以

禮幣如京師請贖實為墓文哀婉文既得無以當意

邑陳生者故金州學正陳廷佩子也與劉有舊一日

造焉微讓之曰先故人子乃爾無言於義謂何陳追

為詩攜之以往其詩有南京冠蓋知名入百室機衆

感慕多之句微大喜撫几高呼曰我厚致金帛為先

人請焉嘗有是詩先人不亡矣問陳來舟安在出視

之曰是不勝數以家舟數百石而送之

濟南府志張鼎常化人甘貧嗜學有同里李某者憐

其太微欲遺新婦為之稱曰汝父曾負吾至百金今

存存不重感感汝一新贈汝金幣謝

德慶部錄錄

許經部風靜女章靜女其裝貽我彤管彤管有耀說

憐女美矣自收歸黃海矣且異匪女之為美夫人之

為美矣

王風丘中有麻章彼留之予貽我佩玖

鄭風溱洧南華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大雅抑章投我以木蘭報之以李

韓奕章其謂維何來馬騶車

左傳僖公元年諸侯饋諸公不及口得例曰喪贈

之幣車馬曰賈買財曰聘衣服曰絺繻王曰含然而

總謂之贈

埤雅欲忘人之愛則贈之以片帛欲獨人之念則贈

之青室

雲漢及謙卿太禮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政者于襄陽于

司空順鄭書微脫自若似無部吏之禮書曰閣下為

南漢之大興作中天之一柱驛驛則日月瞻搖動則

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樛功區二

百餘口饒康南京小郎傳薄尚馬衣食之憂滿楚之

期斯須至矣伏惟貴公忠諫之威華持法之節賜

錢一千貫絹一千元器物一千事水一千石級銀各

十八且日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澤陰成四海歡

之樂使為實澤于公覽書亦不虛評曰鄭使君所需

各依來數一半以我送之除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

區區得獻山人遺三尺童子蕭數幅文書之賈山錢

百萬公還與之仍加紙是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

寓居於漢上讀橫文藝而物產豐饒亡何與諸將通

母有居成之報其婢請歸使復舊律之罷漢南之最

一某

品之而下筆之多事此損有餘補不足周金乎鑑富之意也其謹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遠從此交易復還公荷初用之則有易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督倉以鄭州公使酒私用私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嚴其禁公使酒私還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擇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還觀親自直學士讀授散官安撫又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鄉鄰治官之公帑揭易各一瓶不敢自欺也西嚮常百十有見餘載念窮之於執能獨變之哉情肉則隨風風成文則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抑力所不逮亦亦勿也

東晉紀事今人以物相遺通之人事論述之矣雖弘人事物狀云李勣撰平淮西碑文伏採聖思以理本陽韓弘等今韓弘所捐五百足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保德韓弘又杜牧謝許受江西巡撫昇丹碑林捐等狀云中使奉聖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許于泉所寄撰昇丹遺表碑文人事林捐共三百足乃知此稱唐已有之

然影錄筆石軍筆經云近有人以錄沈潛竹管及鐘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定必金寶雖然後為貴
意周詩誌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餘盡散後房歌姬照數披掛持鉢就諸姬乞食半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實貴醜以舊朝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綰根根似舊朝綰根根似舊朝綰根根似舊朝山舊朝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琴琴韓維野雅記所載韓平原送養物各列之

天慶親觀開親者爲之然以近世親之每有饒遇性恐外人之變何肯張皇以貽衆目哉常聞有開師領師應三十皮履扇扇極細誤寄他其其受人不過書畫而魚鱗小匣投函而已籠中之物雖未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康之事何翅萬萬又記吳讓出蜀入朝多寶珍異孔聖四華亭鶴數十金魚及此目與等及作茶葉金囊風陳自強者在今觀之者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爲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爲常耶抑奔競蜀產耳目之險故耶
清波雜志貧人富人並爲客受賜于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情者富人以有教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返返見王充論衡
呂澤野集先生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三原王都御史先生在京師見一問老一羊毛口袋爲貧問老伯之問曰此物何用王先生不以爲輕也答曰這口袋盛米一二十年不得破當時風俗如此近來求禮儀整厚却失此意
因懷金愧之及觀其親聽其謙論竟不敢出口賢矣
茂二千鐵觀子師道哉

丹鉛錄錄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愧違及門爲辱受任于外者以愧且入爲羞及其季代中華批政卿即則端器以昧頭爲恥思畫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補饌或以契券而爲詩謝之者如倪僕佳妹于僦賣而得府縣師日獻妻于僦賣而入閣囑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賢今之親哲也
各近新聞謂謝陳司業錢月出南都河上交米未江

南平無是夢多跋涉學士者須下馬須親澤呼見送一臺此時謝閣老士亦知何成敬宗自南京來請宋平將至先令其子迎於道分贈寶一臺而作此詩一時傳爲口實爲領相有相臣贈寶及友之陸錫然見詞者可以爲後人法又見前輩之風致云
實陽平集戲世書有母喪狀按西妾人甲託近人往送世書呈帖公溪公溪默然以爲難得遂召所醫士之命後雖斷梅主京以抄一正書一部送張江陵諸子情眼以不失進學來教而江陵則以爲輕已讓謝夫以誠釋釋羅龍而歸其親服又何如也利瑪竇及論友之饋友而望報并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家則一古者饋遺之禮原以通有無周空之令親及家時父相往復施者似循常套受者非其所需雖費報答低增煩費而於誠心實惠乃全不爲竊謂推美分甘情也厥亡助迫義也凡吉凶緩急後不能支量力而濟固是佳事若個得所推推已思人隨物而餽亦豈非人情哉此外因俗例而強行知不爲而虛舉俱屬浮妄不必做假可也
賢吳瑞明益公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封乃令書光祿其詞云具食猪肉一斤石伏蒙領賜領外無任感戴謹具數祈年月日具伏某謹啟改謹爲狀自元聖始日趨於諫矣且前章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見其豐侈也
讀書總錄述之與風雨邪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

以施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郵公衍性好施張璠曰公之好施人所及也其不支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為此不惟施之三賢而當放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有士人屬作論機公書謁燕君諷察心疑之然士類李與三千鄉因同書遺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親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卿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諷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雖陽掌學有琮秀才查崇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琮慨然曰老母無養公見琮詞氣甚非乞書因為補學掾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琮焉學公甚愛之明年俱歸去後十年關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遠高門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琮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出崔崇米至老雖人才知明復者將復日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者果寬壯腹可也

仇道外編

劉何別仙傳宋期先生者時人皆言千歲公恭如坐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錢數千萬出子早鄉皆遣去留書以赤玉馬一驛為報曰夜千歲求我于蓬萊山下
異義義縣中虞進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還來上車云今寄載千里耳道施試觀此人頭上有光目目皆赤面赤是毛異於婦時既不敢進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語別語道施我是縣降大將軍感汝相答因贈銀一雙而滅
魏書授承根傳承根父顯師事歐陽陽有一童子與之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顯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辭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顯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官終乘木馬騰空而去
尚書故實有一淪落太冠以先人執友方為邦伯因遠投關其有厚需及謁見即情極尋常所費至寡歸無遺路之費然恐動客因問步長衝歎曰不已忍有一人衣服垢敝行過於前道曰日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之因具告情皆答曰止於厚郵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即已運望門外送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為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既夜分取一袍合於面前俄頃揭看見一班白紫綬者提長數寸此人誦責之曰與人更有分不歸其氣可乎紫衣者遍謝久之復用袍覆於地更揭之則無矣笑明日平旦聞傳聲寬某秀才甚忿往則紫衣飯板以待情義頓濃遂數百緣亦不言其事世非仙術乎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四十九卷仇道部

設國陽城黃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長奔城各以一機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福祠其機皆在神生側今刻石載其事
齊懷記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婦女仙與族室道君各以玉青鍊成上藥以相饋送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禮典

第五十卷目錄

宴集部彙考一

禮記 少儀 坊記

交禮典第五十卷

宴集部彙考一

禮記

曲禮

凡進食之禮左飯右飲居人左左爲居人之右輪
夾處外膳饌處內膳饌是末酒樂處內以膳饌正者
左胸右末

左右皆使食也飯膳體也徹切肉也食飯屬也
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外內飯飲之外內也近膳饌
者食之王漢書也處膳饌之左言末有末加也
散在俎與興饌也黍稷皆在豆酒樂樂之右此
言若酒若黍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樂此大夫士與
賓客宴食之禮其體食則直放公食大夫禮云左
胸右末亦便食也中曰胸自此至配之經明
飲食之法今自此至虛口明稱大夫士與客宴食
之禮饌肉帶骨而饌曰飯饌肉切之曰膳食是膳
故在左肉是膳故在右飯饌爲膳故居左是膳是
膳故居右此禮之設樂食近人宴食之外乃有

敬故故此膳於膳饌知在敬故之外內也膳乎徐
音舉則膳之與膳兩物各別依皆禮及公食大夫
禮膳在右膳在左膳饌處內亦當膳在右膳在左
體公食大夫禮李大夫自東房授膳饌公設之鄭註
云以膳和膳又周禮膳人共齊道膳物則膳饌共
爲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膳字則是一物膳之與
膳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註慈漆云處膳饌之
左則膳饌一物爲膳地道尊右慈漆院處末則未
在左上文總膳饌之下故知在膳饌之左儀禮正
饌唯有道膳無慈漆故鄭知慈漆爲殊加也鄭知
故在俎者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般燕下土寧
有折俎又皆膳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是故在
俎又公食大夫禮燕羞十六豆有斗飯羊飯牛炙
羊炙齊饌魚膳故知膳饌炙皆在豆慈漆亦宜類
故知在豆也卑客則或酒或樂若尊客則有酒有
樂舉公食大夫禮云設酒於豆東是酒在左也又
云賓三飯設樂飲於稻西所謂生酒右樂也以膳
饌置者設食竟所項也而訓始始作即成也傳亦
膳也傳訓治治之乃成鄭註膳人云薄析曰膳捷
而施其牲曰膳修今明單設膳饌與客之法故云
以膳饌置左胸以中膳置置左也右末以末禮燕
置右也右手取末祭饌食之便補饌則處酒左
置田呂氏曰不以此章所陳饌與膳之節雖與公
食大夫禮少有不不同其大略無異其此即大夫
士與賓客禮食之節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俎在
左庶羞之豆在右俎皆設飯饌體也羞豆有數
幾切肉也此則左飯右膳故公食大夫禮慈漆之

豆有膳有羞設于稻南羞則處外矣公設膳饌
于膳前則處內矣此其同也也公食大夫禮設黍
稷于簋于俎而設饌四于豆而俎豆南俎饌爲同
列矣賓饌食也饌饌饌也無左之別也公食大夫
禮飲酒饌于俎設于豆東東饌設于稻西豆東
則左稻西右是左酒右饌不俱在左也無慈漆
膳饌之品此其異也饌飲酒之禮以飲爲主故
先酌酒以行獻酢食饌以爲高主飯牛食設酒以
酌之不獻也左右內外之設皆便乎食因以爲饌
陽之義也左氏傳來賓不擊玉饌云饌食樂皆
飯也膳饌食之公也公食大夫禮饌饌饌饌饌
東房授膳饌之卒食食取樂與饌饌以降食
食之主也膳饌饌饌也庶羞非正食加饌而已爲
主者在內加者在於外此所以分內外也慈漆亦加
品與饌同物故處末末與外皆備也酒樂與饌
同物故處右右饌也若兩有酒樂則左酒右樂酒
陽樂除也膳饌皆有朋 嚴陵方氏曰食以六穀
爲主致地產也所以作膳饌故居左羹以六牲爲
主牲天產也所以作膳饌故居右 馬氏曰簋于
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平其心然則君子之于飲食
豈徒充口腹之欲哉饌饌饌之樂所以和五味
之不食亦是意也
客若降尊就食與膳主人與饌于然然後客坐主人
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敬之序備祭之飯主人延
客食飯然後辭飯主人未辭客不虛口
注辭者辭主人之膳已食若欲食于堂下然延迎

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尊則先祭主人所先進祭之序然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般得祭謂讀先尸以其本出子牲體也公食大夫曰食飯于厨食飯則客不虛口使主人也虛口謂醕也客自獻以下其醕不待主人使主人也卑下也執饌也食飯也興也客既辭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解辭主人舉食食主故特饌之客既興解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生食也也是客若若子得食則解饌從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是食之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還也凡祭食之法謂前所設前後次二飯禮禮而大祭之序次席也席偏席也此二飯禮謂三食也禮食三飯而告飽須臾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散客公食大夫盛三飯而食禮及他饌而末食者以尊爲加客三第前未食之然公饌而末食者蓋以尊爲加客三第前未食之然公饌而末食者蓋以尊爲加客三第前未食之然後乃始稱報舉饌也主人進客令食至飽食食報得饌也特牲少牢羊豕初食般大食特次食略後酒滿口厚故酌云癯于肩則饌也虛口謂食飲酒滿口以厚清潔及安食也用樂曰飲令以酒清爲義用酒曰醕醕謂進食食以酒醕養其氣客雖食飲已而不復稱饌蓋主人常饗客不自先飽放客者也此秉公食禮謂酒醕饌不得用醕但以氣飲口此是私客食禮酒醕饌也蓋田氏曰降尊謂大夫下卿士下大夫也但執食與辭而不下堂

大夫若其辭也必下堂君辭而後升公食大夫禮矣夫攝饗筵於執酒以降公辭實受饗于其西對坐取之升反筵于其所也君子戒懼乎其所不惡志懼乎其所不聞所以敬乎神明者未嘗斯須忘也神無方不在則未嘗有所聞也故飲食必祭所以祭者莫過祭也祭其甚焉則祭其尊也祭心無時而不存也延祭者客尊主人人豈不敢先必疑之而後祭也孔子曰吾食十膾氏而不敢先祭作而辭曰祿食不足以祭是以主人所先也禮謂骨體也特牲少牢三牲飯黍稷粱稻苴苴皆振祭是謂饗既食則備食之所謂特牲也備食則食尸之也先儒以此祭為饋爓爓爓謂饗之庶羞非敬也所謂饗者謂備羞加饗也也祇加豆也客饗三飯主人延客賓客所以盡其勤也主人未終客不虛口亦謂降等之客必俟主人飯食殷富乃草草食而禮盡有所待也 臨川王氏曰主人延客賓客而制盡有所待也 閩建仁者其祭之謂乎 長樂陳氏曰古者于義則祭先放子則祭樂祖將則祭祭用火則祭馬則用陳用則祭先上養老則祭先于馬則祭馬祖馬社于田則祭先農司書于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凡飲食之間說 馬氏曰飲食唯用脂醯醢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則餘醢不獨祭也祇馮三爵而後食馮三飯所以不盡人之歡非欲為飲食之義也故三飯主人延客賓客然於後始祭蓋主人之加禮則義不可辭也 廬陵胡

氏曰祭食祭之先者不祭若報之禮則祭後得皆也
公食之禮雖設酒爲優賓不得用醢故鄭註彼云
但以漿漱口而已則此虛口安知其歸耶愚謂若
主人食飯未備客不虛口耳非辭也如王曰報
之厚庾報之則公報之外豈有不祭者如魚脂肅
清非其盛可以無祭也此據卑客故一應論上
主人食至則必典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爲則不
敢先無祭之福不敢先飽若勢必則不然矣豈有
體無實器乎過厚主人既既其客必有所先以敬
而施是禮焉其難日不可而況宴主燕食之問恩
惠相接者之謙惟恐先主而主人之于卑于客
惟恐有所不及也雖客相推還受有餘飲之公食
大夫之禮卑卑不至截然豈得禮之中者也執得
而少之哉

侍食于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
拜而食

○勸長者食耳雖饌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
也不拜以其禮于己已降向是自爲客法此明
侍從尊長爲客禮也饋進饌而已雖侍尊長而
主人若自親饋與而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已經
渠氏曰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者主人親饋及已則
拜而食若不親饋則雖非爲我不拜而食不敢當
其禮也與雖饌不辭爾矣 藍田呂氏曰凡攝侍
者少饌之于長者毋敢親嘗者也若教弟子聽而
侍之侍飲侍食侍坐皆然以賓主之不食不致故
執食與辭之節也若長者加禮略仲實主之敬而

親類之則拜之。若若不親類則主人之敬不足亦不必拜也。王氏曰禮于施報之義貴適中而已主人親類雖多不拜以答之固無是理主人不親類而答拜焉是爲侈者也是愧主人而使之不自安也既以失己又以失人知禮者爲之乎故聖人諱之

共食不飽共飯不溲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飯母吃食毋留毋啜反魚肉毋投與狗毋固獲毋拂飯飯黍毋以箸毋噉飯毋啜飯毋割齒毋啜飯客若主人辭不能食主獻饌主人辭以簞滯肉則決乾肉不盡決毋爇炙

不飽諱也謂共餐飯之大聲也不溲手謂汗手不潔也溲謂洗也濡飯以手溲或爲擗飯飯謂去手餘飯于器中而而擗也流飯大歡噉欲疾也噉噉之爲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爲已厭口人所嫌也設食爲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爲其不潔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獲爲不噉某者爲其詳于味者謂也制爲其苦口也口容止歡醴亦據詳于味也歡者爲其淡故決醴也乾肉堅宜用手噉炙爲其食食其也噉謂一舉盡噉特牲少牢禮之加于俎也非禮食則有同食食法其食宜謙不輒厭飯爲飽與人共飯手宜寧寧不得離席食多持手乃爲敬爲人所嫌也取飯作揖則得食得食欲爭飽欲飽也于器中取飯若拈若不得持故本器中當寧手離器置手于會會謂盤盂也流飯謂開口大歡甘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這是傷廉也吃謂以舌口中作聲如嚼主人之食齋言一則有

聲一則嫌食無由三則以齋言可憎也魚肉與人同器已齋嫌不可及還奉中少牢禮戶所食之餼肉皆別留于俎俎固獲謂與人共食不可專獨獨得及爭取也飯無當待令若揚去無異則爲食快傷廉飯常當用匕故少牢廉人說匕註云匕所以匕黍稷也羹有菜羹栗羹若含而飲吞之是欲遠而多又有羹不茹且傷廉也素羹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惡也口容欲靜止不得則弄之爲不敬醴肉醬也舊宜賓客失禮而罪羹則主人謝之云己家不能享美故味不調也羹無醴也若失禮而飲醴則主人亦謝之云作醴淡而無鹽故可飲也兩辭皆優饒于賓也醴湯也醴則可以擗決乾肉腊屬也火灼曰炙炙肉濡若炙或先當以齒嚙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噉噉謂求張氏曰其飯不溲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溲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毋固獲謂飲食在俎豆屬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食也蓋田臣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也共飯者止飯而已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己厚人而薄己則不爭矣共食而未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舉手而有澤人將惡之而難言也食言放美言流皆賁賁飲食而無容也孟子曰放飯流飲而無飽時決決之失小而流放之過大也母吃食當食比吃惡無飽也母投與狗皆惡以人食而食飲也母固獲惡必得也母擗飯惡欲速也母飯黍以箸惡用非所宜也母割齒取齒間之餘也母箸箸箸謂如箸之舉玩之而不食必調飢失其

節故主人辭不能享也噉之味非可厭而飲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簞簞安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在飲食食而致詳于飲食也凡共食之間而人實不肖可得而知也如也之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實食也聲言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于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惡于大惡而後正之也特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夫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爲之禮焉聖人之用意敬矣古之制禮者禮與食相應而爲重輕故曰禮與食執重五子曰禮重惟其有禮而食也則有肉乾人饌而不食者失惟其無禮而食也則有珍兒之膏而奪之食者失惟其問而犯人饌而不食而後其入可使饑餓而不可使之犯非禮可使蹈惡難而不可使之犯非義若此者治與安之所從生也珍兒之膏而奪之食則凡可以得食者無不爲而去凡可以取利者無不取也亂與亡之所從出也去之亂而即治去亡而即安則夫禮之施於飲食之際者其可後乎焉氏曰君子於脯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讓而養廉也

卒食客目前跪飯飯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讓也自從也齊謂與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饌賓食北面取果與饌以降也與辭不離親饌而卒食食也也坐坐南向南候客食訖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微已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故各主人初所親饌者也齊謂通名耳此是尊者待客之禮敬者則否蓋田臣氏

萬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陪一人舉觴於賓賓
賓酬於萬西至旅酬實取萬西之觴以酬主人是
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
飲主人獻僕僕飲是三爵皆飲也此三人既
不被優故爵直居右案鄉飲酒三爵皆不明量
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差游魚者選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脂

前理易析也。由右脾氣在下，脾虛也。又如此
進是病之由，後脾氣易勝，則也魚進首獨之由。
在肺者，也。雖大謂謂肺氣也。肺廣而虛，此
一節明進用之氣。雖進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更
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即果放進前用
使肺氣以右手取之，便也。此謂專寒此食所進食
肺脾各氣，食食上正之，也。此肺專寒此食所進食
魚則割以經生也。又長陳氏曰：白之在姐或
縮或橫或左阿或左支，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鰓或

選進賊右總兵於鎮爲首於人爲總兵大夫爲總兵
連戰連捷右總兵於鎮爲首於人爲總兵大夫爲總兵
組觀右總兵於鎮爲首於人爲總兵大夫爲總兵
鎮少牢右首進賊盡者體之所在服者氣之所
賊賊既亡人之飲食身體輕便之故貴也少牢
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後進左官反其右也半進
賊公食進飽而後與與進飽未與於生故也餓
體大夫上終皆爲周周體數人凡聚食共其魚之
體其曲曲上果魚曰商於鯉魚曰鯉聚其鯉曰
鯉聚者連見先儒謂子子消疾之體備備甚微以
足也魚之爲物久則滑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

在時其食大乎上故稱之曰冬者猶與矣。山陰陸氏曰凡食魚宜早唯寒滿腹者遲尾嫌軟媚無骨鯁冬曰臘祭冬豬冬則在下煎則在上祭臘豚胾小取上膷祭大取下。李氏曰冬右膷見冬豬者以陽之所在也祭祀之牲則皆豕右以陽之所在也氣陰物也故尚其勝性陽物也故尚其陰凡齊戒之以右居之下左。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于左

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於左者居處羹食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龍山陰陸氏曰五齊加於明水居之于左祖天地之左海也

坊記

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